

通志彙解

□ 12
1411
126



門 12
第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

巽上
艮下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
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
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
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
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
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
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
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
治蠱也

易傳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乃有事也天下本无事

己丑課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
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
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甲數之
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
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
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
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
以然則知究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
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
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
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
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

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並易傳○先甲
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
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
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劉綸

訓師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
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
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
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於此究
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
於二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
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

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又曰
 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
 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雍曰甲庚之說
 自古失之甚至於論及辛丁為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
 最為得也且蠱者事也事之蠱弊者也故傳曰皿蟲為
 蠱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而不留也故亂則
 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是以蠱為已弊而大亨
 居前勢甚易為也利涉大川言其有為之易也易言利
 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特言其易
 於有為也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
 六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
 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
 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新之終

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為蠱也以言乎治則不
 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
 至中而大新矣是為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
 故治為蠱之反而蠱為治之反二者之象兼於先甲後
 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即蠱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
 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
 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
 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
 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
 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
 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
 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

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蠱之為卦取事為論乃取蠱壞之義何也
 天下本无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至人所以
 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
 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為蠱
 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
 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
 乃治蠱之法為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
 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
 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
 蓋易盈虛消息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
 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
 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

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
 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始每
 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
 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為事詳審
 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
 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
 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易說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
 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
 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
 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
 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

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
 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元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
 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
 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
 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
 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終則有始
 者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
 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
 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巽
 而止待能之時也○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
 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為之倡是故先甲三日以蠱

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
 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
 不為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為事之倡法一作治○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蠱治壞者也蠱之所治可治而不可革之
 事也故爻辭皆以父母為言成卦之義取巽而止巽則
 因故而脩之止則幹蠱而使不壞治壞者不喪其本而
 能通於天下乃可治也故蠱元亨甲者令行之始先甲
 三日議是令也後甲三日申是令也蠱壞之世一有所
 治先之後之如是之慎所以俾勿壞也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以先
 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徇人故
 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
 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

此故先事而豫以弭於未然故能致治於未亂非知幾
 不足以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
 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
 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巽而止者飭天下
 之盡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
 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
 眾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
 眾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咎如子之任父事則觀
 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為之其易耶如欲以發強
 剛毅勇於作為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焚之益以
 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
 與有為巽而止无健行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

蠱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
 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居楔各安所施而不易其處則
 庶乎其苟完矣動而紛更之則腐者敗傾者覆不可復
 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
 為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
 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
 後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定安
 集之而已初非有為也其卒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修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
 既治而往有事之謂也既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文
 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其類者也而蠱之於泰亦有相循
 之義焉然泰之道大蠱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

之後先蠱而後否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是以有治蠱之道使不至於否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蠱之極而治之則有治无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蠱之時事為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言其命亂於蠱言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於蠱弊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天下可運諸掌也觀傳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也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蠱之道特在於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蓋无創業垂統之多難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甲圖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虞曰謂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成離離為日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安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為始坤為終故終則有始乾為天震為行故天行也圖說○又曰春秋傳秦醫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雜卦曰蠱則飭也則蠱非訓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泰初九之剛上而為艮上六之柔下而為巽剛上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予違也上亦因是止而不復有為則禍亂之萌乃伏於已治之中遂頽靡而不振亦何異於皿蟲穀飛男惑山落之類哉故曰剛上柔下巽而止蠱此以泰

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在乎上下之志
交而元亨則天下復治矣泰初九始也始而動剛柔相
易而亨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始而亨者也兌為澤決
之為川初九越兌成艮為指利涉大川也初九犯難
顧望而不為蠱不可得而治矣上下志交動以濟大難
往事乎蠱也巽為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此
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終則有始无非
事者聖人於蠱巽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
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往來不
窮以日言之春分旦出於甲秋分暮入於庚以月言之
三日成震震納庚十五成乾乾納甲三十日成坤滅藏
於癸復為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蠱事之壞也巽行
事也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其始先甲三

日圖其始也蠱一變大畜乾納甲再變賁離為日乾三
爻在先天甲三日也三變頤四變噬嗑離為日五變无
妄乾納甲乾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先甲者先其事而
究其所以然後甲者後其事而慮其將然究其所以然
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一日二日至
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久而可行
圖始者至矣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嘗討弑君之賊矣
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治蠱之道也不曰乾行者
周而復始也納甲之說乾納甲子甲寅甲辰而壬在其
中納壬午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矣坤納乙癸亦然易
傳曰後之治蠱者不明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
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夫
蠱言先甲後甲於彖巽言先庚後庚於九五一爻何也

曰蠱者巽九五之變也上剛下柔巽而止所以為蠱也
巽則九五位乎中正事有過中而當變更則更之而適
於中蠱何由生乎明此九五之功也以卦氣言之三月
卦故太玄準以務事易傳

連生

新安朱氏曰蠱剛上而柔下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
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元亨釋卦辭治蠱至於
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義本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
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
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得元奮迅之意所以事
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先甲後甲言先
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
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柱則箇雖終歸於弊且

得支吾幾時○文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
併便是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
到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
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
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
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蠱
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
天下治○問蠱卦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
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
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
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
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彖曰巽而止
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某本義之說蓋是

通志堂

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
 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
 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
 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
 辛亥之類○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
 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出去拆倒人屋子因龜山解
 蠱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
 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
 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
 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則是巽順便止了更无
 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
 能治蠱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

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止即止不復過當窮
 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
 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
 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
 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
 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
 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
 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
 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
 心處既習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處
 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
 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
 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

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
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
潞當時雖羣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
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
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無窮
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
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
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
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
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
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
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天

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無端乃是天行若
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

度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它為二者為

己為入之道也

為己為人吳本作治
己治人○劉絢所錄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

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顯道
所錄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
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
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

易傳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風振動草木使之有成者也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振民為

先振民以育德為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駮化三千

說易

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兼山郭氏曰窪則盈弊則新者事也弊不新成則无弊
无新不成不败也以此御彼則君子之所患聖人有不
患也春秋傳曰於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崇男風落山
為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
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壞也放勛曰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則當斯時也其振德之者固必
有術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口女惑男風落山為蠱女從男惑也
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敗也故必有振
德之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為蠱也夫
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為山矣所謂天今弊而為風矣天

地之道弊而為山風之事矣道弊於事大弊於小君子
弊於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
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於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
能振之日入於頽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

象育德山象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風木之氣山百物之所阜生木氣動搖於
土石之下陽升風鼓草木敷榮飭蠱之象黃帝書曰東
方生風風生木傳言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岩
岫之風也君子體之於民也振作之使不倦將振作之
則自育其德德日進則民德生矣震動在外振民也兌
澤在內育德也育德者振民之本史言風落山取女說
男蠱之象此言飭蠱之象故取象異

傳易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

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本義○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錄語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无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已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已无益於人即有害於已有害於人易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一有言而字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薨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法也○意承考也者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

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

事吉之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

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說易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不敢避也過則殘忍不及則不勝其任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初六處蠱之初始往治之勝子之任卒乎有成乃可无咎然子治父事已為之首厲也以柔巽成之終吉也

廣平游氏曰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以柔巽為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為有子況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

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邪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夫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然後為孝故厲乃終吉

說易

白雲郭氏曰蠱非創始之事蓋嘗作之而弊者弊而改為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蓋承父已基之事又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元

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況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无罪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坤子來居父之位父往而其事不正咎也有子幹之考可以无咎矣厲危也子居父之位以事之不正為危厲之道則變而之正於考為无咎於己為終吉堪任其事者也故曰有子然變其事而之正无乃改父之道乎曰柔巽者子承考之意也變其事而之正致其考於无咎者子幹父之蠱也巽柔而已陷父於有咎而不恤焉豈考之意哉故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承之則變其事可也變其事者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所以從道也孝子生也諭父母於道及其沒也以意承考事死如事生之道也貞事

之幹也幹父之蠱則初六變而正矣意者中心之所欲也坤為中巽柔坤也故曰意

易傳

新安朱氏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本義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

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仔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

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易說○又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

吉已并課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異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有母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

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二異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得中道也者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中用巽以剛繫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子幹母事者也孰不知變賊恩之大委而不幹不孝也幹而賊恩亦不孝也有中道存焉惟君子能之

廣平游氏曰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悅服彼

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之質止乎上二以剛明之才應乎內幹母之蠱也幹母之蠱門內之治恩掩義故不可正正之則有不勝其責者故子之克家包蒙納婦而後吉臣之事君亦如是而已苟人君无剛健之才輔之以大有為之事鮮克濟矣齊王問好貨好色孟子務引之當道而已不逆其欲也貨色非人君所宜好也一以義正之則齊王不勝其責矣故孟子之言如此夫謂吾君不能是不敬其君也故以幹母之蠱明之知此其知所以事君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二蠱之柔在內事之所以起剛在上蠱

之所以飭也不任其剛而柔以濟之不徇其內而剛以制之此有其事而有其治所以終至於无事也以斯道處斯時所謂元亨者也况九二幹母之蠱者乎

說易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強之才而幹陰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強以盡用其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為力適中足矣不可過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坤居尊位母也以陰居陽處之不當事之蠱也九二巽為子應五而處內幹母之蠱者也坤陰柔為難輔處之不當則當正然正之則剛或至於傷恩不正之則致母於有咎故不可貞言巽而動優柔不迫得中道則善矣事柔弱之君亦然易傳曰以問公之聖輔

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不失其其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墜貞言當巽以

入之也本義○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一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謀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易說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治事過中者

也故小有悔然體本於巽卒於能任故无大咎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為正九三剛過中於子職

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耳固不必
 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
 於變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於大悔终无咎
 者蓋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宣王之詩有箴規是
 為小有悔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處位不當父之蠱也九三重剛幹父
 之蠱而剛過中者也剛過動則小有悔然无大咎者雖
 過而正也三下卦之終故又曰終无咎夫无大咎未免
 小有咎聖人以謂終无咎以其體異也易解曰不應上
 子之能爭而不能從其父令者也易傳
 齊安朱氏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
 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異於異體而用
 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異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
 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
 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
 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
 為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易說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
 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尋常自守
 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
 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

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

已以柔居陰失之大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

未得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純柔為用其才不足以治

蠱壞姑能寬裕之而已苟於順從不勝子職妾婦之道

无往而得蓋吝道也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

蠱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

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不可裕於父裕父之蠱

則往宜見吝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

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止耳亦无

太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之才猶

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為難也裕父非幹也能因其

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蓋才力太柔未可

往故也繼體守文之治似之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蠱寬裕自守

而已裕父之蠱者諸爻以剛為幹蠱之道九二九三初

六六五之動曰幹六四曰裕者不剛也不能動也吝者

安其位而不能往動成離離目為見故往見吝初六應

之牽於下亦不得往矣故曰往未得也漢之元帝是已

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

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本義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

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易說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當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德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以剛中之德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蓋曰呂氏曰六四以姑息事其親六五以德事其親

姑息事者苟安於一時而親卒受其弊用毀者也以德
事者柔不失中全其良貴起敬起孝使親不離於令名
用譽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為之才酌先祖
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譽非過矯以
近名也承以德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
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
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
弟君子四方為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

可以有加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居尊位尚柔下應九二二與之體允允

為口譽之象也二易五柔成剛其德中正上承上九幹
父之蠱用譽也以德承父下之服從者眾以是去蠱用
力不勞則幹父之蠱莫善於用譽矣蠱之患非一世譬
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為癰疽死與不
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
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子以幹之也必曰承以德者
譽謂德譽非虛譽也隋煬以儉聞以奢敗虛譽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
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
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
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
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

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易說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繫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

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

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事曾

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

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

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方度分安於不求知知字

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碍

小人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

道者也○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

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

存之志可為法則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高而无位以剛居之遠於事而不屈

者也事君人者事是君以為容悅者也不事王侯則非

事君人者雖非事人然尊敬其事不敢慢也斯人也其

事道者與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內非幹蠱之任也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方女之崇男風之落山風俗之弊日入於大壞而

不能振也故於斯時豈无道以興起之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故於蠱也始以柔巽而將之又以剛中而制之終至於教不足以率之刑不足以禁之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非獨於斯時也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聞之者豈止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已邪此許由務光見取於唐虞蓋有時而尚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雍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非固為異也救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興道不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曰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為行不同而同歸於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蠱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為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本源源末流風俗鄙陋委靡而不振去道日已遠矣

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為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為高哉蓋必有其道焉非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方蠱之時大道不明王侯之賢者知趨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為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欲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盡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於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於幹蠱非夫人孰能振之蠱之上九既无絕物之過又无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為法於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為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蓀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為我无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為

高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為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為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也歟易於否有彙貞之君子在蠱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不同不可同論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蠱之終有不事者上九自巽往於外處蠱之上而不當位巽為事為高尚上也五王四侯三公位上執剛不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自臺輿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貴之謂其志於三三无應則去之不累於物其志為可則也易傳曰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義本

○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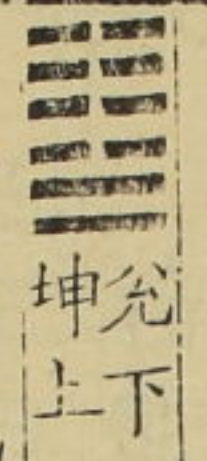
幹个甚麼○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入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盡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己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說易又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溺之志不可則也已丑課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曰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易傳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

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並易傳○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

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爲之戒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爲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爲大而所臨者小故也无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於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

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曰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爲一月故後世爲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別言之合而言之其義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臨八月有凶圖說先儒論八月不同孔穎達從建丑至建申褚氏從建寅至建酉何氏王昭素胡旦從建子至建未考陰陽消息之理二陽生則剛長二陰生則柔長剛長則君子之道息易舉消息之理以明吉凶之道以建子至建未爲正○又曰鄭康成虞翻以八月爲

遯荀爽蜀才以八月為否當從鄭虞文王繫卦辭周日
 始建子臨丑月卦也自子數之丑為二月至於未為
 月遯未月卦也劉牧曰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又引卦
 略曰臨剛長則柔微遯柔長故剛遯易傳亦然並圖說
 新安朱氏曰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
 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
 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
 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
 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
 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義本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
 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先生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

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
 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
 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
 為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
 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
 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
 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
 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
 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則有
 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復陽始生也五陰在上小人眾而君子獨
 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故動而以順行朋來乃无
 咎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暴為之也剛方長之時恃

剛以臨之則勝復作而亂之所由生也故說而順剛中而應臨之所以大亨以正也夫說而順合二體言之也剛中而應以九二之才言之也而臨之大亨以正此蓋天之道非人所能為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自臨至遯凡八月也遯二陰也以二陽進而為泰則二陰進而為否可知矣故言八月有凶知其消不久也夫陰陽之往來相為屈伸蓋天地常然之理不能相无也故雖治世不能絕之使无小人君子能於幾微之際預為之防而已夫始陰始生也而初爻曰繫于金柅蓋柅之使无行也至於二陰浸而長則必至於否矣尚如之何哉有遯而已矣故言八月有凶欲其預為之防也非夫知微知彰其孰能與於此

說易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之象言之二陽之生為臨其生不

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九九二二爻言之自內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故泰中有復否中有傾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辯蚤而思其亡之戒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剛自復浸浸以長大而後有臨一氣不頓進兌為澤三四五進而不已浸長也臨以大臨小其進非一日而大大則小者自順此臨之時也故曰臨兌說坤順說而順其民也九二剛中六五應乎外則說而順者非苟說之順乎理也臨之道成而大亨矣然其端始於復之初九剛反動於初正也浸長而之九二大者亨

以正故亨造端不正其能大亨乎此臨之道也夫天之道剛始於子進而至臨又進而至泰然後萬物通亦以正也故曰元亨利正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之道言乾也至于八月有凶戒進之不已也陰陽消長循環無窮自子至未八月而二陰長陰長陽衰其卦為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以久不直曰凶者有凶之道聖人闔小人闔君子凶未必至范長生以八月為否誤也周正建子劉牧曰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卦略曰臨剛長則柔微柔長故剛遯是也臨在復泰之中方長而戒之不俟乎極也故堯舜禹三聖人相戒必於臨民之初過此則无及已在卦氣為十二月故太玄準之以狩傳易○又曰遯臨卦義不同何氏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褚氏自建寅至酉為八月孔氏以

建丑至否卦為八月劉氏云若從建子則卦辭當在復卦之下否之六三當消泰之九三又與臨卦之九二不應今以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則於義為得則是劉氏取何氏之說而條達之也○又曰臨彖曰浸而長遯柔亦曰浸而長二卦之爻相偶而彖辭皆有陰陽消長之義又王氏卦略云臨剛長則柔微遯柔長故剛遯故伊川亦用此說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卦名說而順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大亨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至于八月有凶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義本○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邪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

之上无所臨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

並語也

東萊呂氏曰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

反掌間爾 臨 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柔剛浸

而長至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遠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

易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伊川先生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无字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易傳

藍田呂氏曰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又卑於地為地所臨臨之義至於地臨澤盡矣地廣无窮故澤能容物而不辭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容庇之而已此坤澤之象也教而稽其弊故无窮容保之无遠邇之異故无疆

白雲郭氏曰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以物為功故澤為說也猶坎之水在上為雲在下為雨在地為水具三者之義斯為坎矣坎之為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已及其為澤皆兌之功也然其道亦相須焉此坎為險而兌為說之意也觀雲雷為屯雷雨作解澤地為萃地澤為臨則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德也君子法之以教思无窮充澤之利也保民

无疆充地之容也不如是則不能大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

漢上朱氏曰水天下之至柔也以土制水宜若易者然迫之以險隘奔潰四出壞之而後已居之以寬大則畜而為澤矣君子之於民也亦然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親之以教教无窮也是以忘有盡之勢思无窮之教教思无窮則待之非一日也故包容之保有之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三代之民不忘乎先王之澤者教之也三代而下一決則橫流而不可復者臨之以勢也說卦以坎為盜兌為少女大象以澤為民何也曰善保之則吾民也坎非坤眾能為盜乎易傳曰无窮至誠无斁也

新安朱氏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

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此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也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臨為剛長己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二陽浸而長其勢足以有臨矣而上下感應以相與咸臨也初與四皆居得其正故正吉夫剛方長蓋以大臨小之時也然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初在下屈己以應上亦志行正而已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雍曰咸感也感之而應也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他求焉可謂行正之君子也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具與求之義者蓋臨者求也臨之者與也童闕求也大觀與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以大臨小者臨之道以上臨下者臨之位故諸爻位以上為臨五者臨之尊位也初九六五非應也初處下而說五自應之初兌體之五成艮山澤相感

之象咸徧感也。无心相感也。故曰咸臨初九正其始也。初與四為正應。然六四不正。五感之動而上行則正。位以臨其民而萬物正矣。舜德外聞。豈有心乎。有心則凶。不正亦凶。故曰貞吉。初九其始正者。非一日正也。古之人正其心及感之而動舉斯心以加諸彼。志行正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錫○又曰：臨初感於四也，而曰志行正，二感於五者，而曰未順命，則下之事上可知矣。已丑課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先生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中順之

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易說
廣平游氏曰：君倡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

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事矣故象
 以為未順命至於為上為德而君臣一道則上之所倡
 豈終不和邪故以未順言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
 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應而无私意也其順之實固已
 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猶言未占有孚也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浸長而上應六五中順之君所謂
 說而順剛中而應也故吉无不利然九二以剛中之德
 而位乎下位雖君臣以德則子事我者也故欲有謀焉
 則就之召之則不往未順命也未者非遽然之辭寧然
 後臣之終則順命矣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二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

說易

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故曰咸臨也方剛浸而長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何事於感而行未順命者言君命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剛中有應為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
 在已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利矣未順
 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蓋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故舜之戒禹曰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
 九二未以順命為吉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二有剛中之德而應五動而正吉无不利
 无心於臨五自感之二之五成艮澤山象也故亦曰咸
 臨九居二有不利然處下而說曰吉无不利者以未順
 命也九二待時者乎二至四有伏巽巽為命坤順也易
 傳曰未者非遽然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代燕有諸曰未
 也亦非遽然之也夫初九有應而不應九二有應而未
 順君子之樂王天下有不與存焉臨非君子之所樂也

傳

新安朱氏曰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未順命也未詳並本○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

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先生曰陰

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此等處皆曉未得

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

以未易看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

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

須戒於順易說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

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

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而一以甘說臨下失德之

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

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

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陰柔之

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

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

利能自憂懼庶可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下臨二陽位既不當又非

正應下剛長上逼所不賓而苟說以從之未見其所以

利也憂剛之長雖說不邪庶乎其无咎矣

龜山楊氏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甘臨也以姑息臨下

而不以德无往而利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咎不長者憂則其咎不能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有臨人之位而无臨人之德柔不當位以口說人甘臨也若當位則不言而信何俟於說人哉子朝之文辭新室之姦言内不足也處則不當之上則不應无攸利也雖甘臨能无咎乎陽浸長自下進宜憂也六三知處不當位能下九二之賢降尊接卑二三相易成坎坎為加憂陰陽失位既憂之又加憂則正則无咎夫咎豈長哉在我而已二至四有伏巽巽為長二三相易巽變坎故曰既憂之咎不長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

易說 ○又

曰外求不若内求

己丑課程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此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順應正一作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居臨之世不尚以剛四以陰居陰以柔臨下臨道至矣德位咸當可以无咎

廣平游氏曰臨之六四為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為臨也可名於至矣

然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感四以至柔臨之以至柔臨至剛无乖爭之變是為至臨然則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臨以大臨小四居下之上為五所任而此於下得君而近民者也臨道尚近臨之至也以陰處四為得正體坤為處順與初相應為下賢得君近民而又兼此三者所以无咎此无他位正德當也故曰至臨无咎位當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臨道尚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易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

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順命行中天子之宜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尊守中以柔臨下君佚臣勞夫何為哉知臨之道大君之所宜也

龜山楊氏曰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人君之聰明憲天而已非以小智自私也故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舜所以為大知也與

人君之知孰過於是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五臨人之道知柔以臨之无剛以制之不可也知剛以制之无柔以接之不可也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惟六五能盡之矣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知柔知剛者也方剛長之世而接之以柔知天道之行戒之以蚤知微知彰者也故萬夫之望宜以君臨者也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其是之謂乎說易

白雲郭氏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往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蓋不足以為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皆行中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兼天下之明而不自用者知也五處尊位

虛中而納二九二相易成坎坎為水內景知也兼九二
之明而不自用其明陽為大此大君用天下之明以臨
天下於臨之義為宜相易而正正則吉故曰知臨大君
之宜吉所謂大君之宜者行中之謂也二以剛中上行
五以柔中下行上下相交五兼二而用之上下行中道
也不交則明何由生義何由明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王弼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
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
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
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蓋用眾人聰明
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之意易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居臨之終敦厚於臨
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
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
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
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
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志在
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順則无所違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
志在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柔居尊其體至順貴而无位不與
下爭剛浸而長柔不忌剛以敦厚臨物者也剛長害柔

吉乃无咎

龜山楊氏曰上六以陰柔居上卦之上而无應於內處順之極不以勢臨下而志在於從剛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吉然柔不當位宜有咎也以其吉故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敦臨之道其盡臨之所以為臨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感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為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於君子而薄於小人德之盛者也其有敦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

咎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臨之極極則窮變而通之其敦臨乎上與一非正應而陰必求陽志在乎內者處臨之極

內有賢人之助不能資其臨下之道尊賢取善以剛益柔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坤厚也二之上成艮為篤實厚而篤實敦之象六正則吉无咎上二相易而曰吉曰无咎者得九二之助然後上安其位臨道不窮安其位所謂吉不窮所謂无咎故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易傳曰臨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以其敦厚於順剛則无

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无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

足為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
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
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
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
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四

後學成德

坤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
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
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
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
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
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易傳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
一元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
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

至誠顯然瞻仰之矣盟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盟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盟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莊嚴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顯仰望也

橫渠先生曰盥求神而薦褻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觀以下觀上也惟至誠可以交神明然後動而為天下信信心服也聖人設教於上天下不心服而化者未之有也祭祀之實以誠敬交乎神明誠敬之至莫先乎盥當是時也恍惚以與神明交使人觀之斯心可以化天下矣及乎饋薦之入則其事也其誠不若

盟之始也有孚顒若不言而信也荀卿云祭祀之未入尸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喪之未小斂也一也斯得之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神道也惟聖人至誠然後可與天通此所以設教而天下服也

龜山楊氏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為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况人乎故盟而不薦一示於上則有孚顒若必見於下觀而化也馬氏曰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言周人既灌然後迎牲

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於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之末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為有司可備之禮也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蓋君子惟誠之為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方盥之時欲誠於求神初非有意於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顛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於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意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況人也哉

易說

新安朱氏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顛然尊敬之貌

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顛然可作

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顛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

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

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一陰生于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

剝姤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

觀四陰在下二陽為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

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上下交

孚氣象

易說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顛

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矣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

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
 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
 始盟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
 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
 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
 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
 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
 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
 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以為
 教之本故盟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
 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
 神道如盟而不薦之類盟簡潔而神薦褻近而煩也○有

洪運

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
 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
 皆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並易說○上天之載有感
 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又云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无私故威天之
 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
 非有資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
 誠至則天下後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盟而不
 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
 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
 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在上居中履正而得尊位下之所觀也故曰大觀在上盥者酌鬯求神之時也祭莫重焉貴氣臭而不以物誠一而已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夫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天之神道也而四時不忒以其誠无息而已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亦惟誠而已故天下服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意誠心正而天下治率此道也易說○盥而不薦初未嘗以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无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也餘按語錄

兼山郭氏曰在下而觀上謂之觀童觀闕觀觀國之光

是也在上而眡下謂之觀大觀在上觀我生觀民是也故在下者觀上之好惡而風知所移在上者不求於下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觀而化也觀之成卦二陽在上四陰在下所謂大觀也坤下而巽上所謂巽而順也九五得位而應焉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聖人在上无思无為以治天下何事於精神心思之所及哉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况萬民乎故垂衣拱手不下衽席之上而天下化者誠以先之也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之本也至於薦也備物而將之末也且天之神道四時見之矣其升降之運本之一氣一氣之運本之於一誠故

八卦之變起於中孚非誠則不能也聖人之神道見於教化教化之成敗見於風俗風俗之所自出於上之誠信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則有至於无聲无臭者矣彼刑名度數曷足以明之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予知其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賁然示人簡矣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其所以為貞觀者何乎易簡而已矣天之生物也不期於生而萬物以之生地之成物也不期於成而萬物以之成孰為之主張孰為之或使莫之令而常自然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者誠而已故聖人之治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正以應之而已故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貞則亦誠而已故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夫誠之為道也至矣則何施何

為而可以臻於此乎蓋君子內省不疚无惡於志其所不可及者唯人之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也三代之盛時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乃縣治象之法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及其衰也治象之法未廢也而治亂之迹如是之不同何也誠與不誠之效也故曰至誠如神鬼神之為德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故天之神道聖人之神道推此可得而知之也嗚呼二帝三王遠矣吾於此猶可觀焉並易說白雲郭氏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

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
 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
 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為天之神道由人
 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
 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
 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无言皆是道也乾
 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
 然彖因卦辭盟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之道以
 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
 其身為觀民之道也卦辭彖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
 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
 小之觀无不兼統而言故獨曰觀而彖則首明大觀之

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觀成卦之義在於九五九五剛大履至尊
 之位四陰觀之大者在上而下為小者之所觀坤為眾
 巽為多白眼眾觀上之象故曰大觀在上此以九五釋
 觀也下順上巽順物之理巽而施之也九五无偏黨反
 側建極立表天下注目故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
 合坤巽言九五大觀在上之道也觀臨之覆臨兌為澤
 艮為手上為宗廟巽入也入宗廟而澤手盟也與內則
 沃盥之盟同坤為牛兌為刑殺殺於下手薦之於上薦
 也孚者九五之誠信孚於下也乾為首兌變之肅然在
 上莊而不惰有敬順之貌顯若也觀之道至簡而不煩
 其要在誠而已无待於物也故明之以宗廟之禮焉宗
 廟之禮所以致誠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
 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

之灌地而祭謂之裸裸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
謂之薦故獻之屬莫重於裸而盥者未裸之時精神專
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敬順之貌者顯顯如也
故下觀而化金聲而玉色莫不有敬順之心及其薦獻
禮文繁縟人之精一不若始盥之時雖強有力者猶有
時而倦惰矣以此見下之觀上在誠而不在物其道豈
不至簡而不煩乎是以觀盥而不觀薦也巽眼視艮而
兌伏觀盥而不觀薦之象也巽巽也坤順也二應於五
化為巽順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聖
人常觀諸天也四時本於陰陽陰陽合而為一一則神
神者天之道也故陰陽自行四時自運人見其始於艮
終於艮无有差忒而已孰為此者一也聖人觀天設教
亦一而已矣一則誠誠則明明則變變則化不假強聒

人自服從亦豈知所謂一哉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曰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此推原觀卦之始要其終而言之以明大觀在上其道
止於誠誠則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矣以卦氣言之八
月節也故太玄準之以視易傳

五峯胡氏曰三綱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能堯舜禹湯
文武恭己盡性德合於天一言一行當物情之精中民
心之會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折衝萬里天
下心服莫測其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
之謂也上高宗書

新安朱氏曰大觀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觀盥釋卦辭
觀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
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本義○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

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顯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于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

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顯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顯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有孚顯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為定○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謂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才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云思
 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記
 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
 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
 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
 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
 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
 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
 感而化故取義於觀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
 不待乎薦亨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
 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
 也○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

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
 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
 為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
 亦非為上之道易說○又曰易傳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

設教非見則莫能體已丑課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先生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
 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
 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
 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地上萬物皆得其所以化物性不一
 其化一也先王省方觀民設教其道如此

龜山楊氏曰風行地上省方之象也先王之省方非事者所以觀民設教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風之為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風行地上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為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教伊川謂如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言巡守之禮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彖言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教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為王者之事非盡彖之義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風行地上无所不周觀也先王以巡省四方象風之行觀民設教象風行於地上異而順萬物也異為多白眼觀也坤為民易傳曰觀民設教如奢者示

之以儉儉者示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義本

東萊呂氏曰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无所不徧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守此却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无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无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无為只見一邊事易說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其一作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

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无方也反而觀之則元已泛而觀之則无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

解語

龜山楊氏曰初以陰柔在下而遠於陽明不足以視遠童觀也童蒙未有知者也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乃其常分耳大觀在上而小人以童觀未有咎也君子宜知之者也而以童觀則可吝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觀則内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事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坤冥不正而往觀五小人之觀君子也烏覩所謂正哉不足咎小人不足以知君子猶童稚之觀成人也艮為少男故曰童觀初九動則正以正而往觀者君子之觀君子也然不動焉吝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

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木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易說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道而僅一有能字闕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之質在下卦之內五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所能見也闕觀而已夫視不出乎閨門之內為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之時而為女子之正是亦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闕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為闕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恆卦曰婦人貞吉夫子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為男子之醜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爻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得其正應何醜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觀在上六二不往闔戶而觀之所見狹矣故曰闕觀禮女不踰闕守正不動女之貞也故曰利

女貞二離為女為目坤為闔戶女處乎內而闔外之象九五以中正觀天下六二守闕觀而為女貞亦可醜也

陰為醜此文女子居之則利君子為之則醜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在丈夫則為醜

也本義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無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各以能順也○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

其在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己也度德以就位置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無過舉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為也故特稱君子以別六三也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缺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為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易說藍田呂氏曰觀我生自觀也觀其生觀彼也六三柔順居二卦之際不苟進以比尊不苟退以遠陽知反己以自觀不失進退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觀天下之所宜觀也六三上應於九而居非其位能量己以進退雖未得正未

失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為不失進退之道矣雖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過如是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以九五為主我謂九五也生動也五之三震為動動謂之生者陽剛反動天地之生五之三三則進而上五不動三則退而止進退動止觀九五而已異為進退三不當位在上下之際故其象如此六三不能自必其進退者在九五不在六三也九五中正其動必正故六三雖不當位未為失觀之道

易傳

新安朱氏曰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者

宜自審也

本義

○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

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于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

易說

○又曰三居上下之交政是用力斟

量處

包丑課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伊川先生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元也字所以

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

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巽而以陰居下一作陰賓之必无過也故

利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柔居陰處上體之下比於貴而非

王也故利用賓于王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則觀國之

光宜賓于王矣蓋四大臣之位人主之所尊禮也故謂

之賓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四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六三觀我

生進退量力度德而後進也六四以量力度德為未盡

則又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多賢也然後利賓于

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而說者乃謂賓有不純

臣之義舜賓三，四門豈皆禮其不純臣者邪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則孰无賓之義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四則處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觀五也四侯位坤為國五王位六四上賓於五五降而接之成坎離光也故曰觀國之光四為朝廷艮為門闕乾五為王動之四為金坤為布帛乾坤玄黃幣帛之文升自門闕陳於庭王降而接賓賓下升於西北賓于王也尚者主人以賓為上尚之九百者諸

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賓之九五中正在上六四體巽而正觀國之光知尚賓忘勢矣尚賓者國之光也禮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主人接人以仁厚之氣故坐於東南易言賓位者乾也西北方也主人位者巽也東南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觀進仕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與陽貨堯舜之與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易說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 解見上九爻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觀天下而天下之所觀也故得失驗之民而後見欲觀我生觀諸民而已矣苟有失焉其過可補也故君子无咎易說○道雖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居大觀之位未嘗責天下

以必化惟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入於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為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則反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天下為君子之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自觀也五君也坤為民五動之二坤變震為動動謂之生天動則地應觀天道之得失觀諸地可也天為君地為民君者民之所觀而時之治亂風俗之美惡繫之觀其民則知君君之自觀其得失者亦觀諸民而已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君道得其民君子也於已為无咎君道失其民小人也必有失道之咎有堯舜之君則必有堯舜之民矣五之二陽為君子故曰君子无咎成湯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先

王省方命太師陳詩觀民風乃所以自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本義○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剛陽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

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易說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並易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不居位為眾人觀仰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眾人

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
 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
 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
 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獨善者異矣錄語
 橫渠先生曰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
 家之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徇理之心則可免咎俯視
 九五之為故曰觀其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陽居尊中正之位為下所觀觀之
 盛者也當觀之盛我道已行民之淑慝莫非我也由是
 觀之斯見我矣書云人无於水監當於民監上九陽居
 尊處卦之末有德而无位者也高而過中與物少可下
 觀九五未合已故未平也觀民察已得乎自觀以免於
 咎惟君子能之以我觀彼反求已志極高明而道中庸

以免於咎惟君子能之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賢人无位而為天下之所觀
 也能觀已之動出而補其過則无咎矣曾子之三省是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
 若小人女子之童闕又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者也
 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
 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於觀焉故君子居之
 則无咎是以聖人慎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

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觀五也上來之三仰觀九五觀其動之
 所自出故曰觀其生三動於中志也坎險不平也二觀
 於五有難焉其志不能平乃往於外三動正也君子也

正則无咎上九過剛也過則有咎自古觀其君而去者
 以未平之志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於矯激太過豈
 能无咎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也辯博闕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梁鴻作五噫以顯宗
 之賢猶不能堪之非失之過乎夫子不合者多矣進退
 无咎者君子之道也異究為躁故以君子戒之易解曰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然後能觀其生而不失進退之幾

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
 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
 之異耳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本義○所生
 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能安然无
 事

東萊呂氏答張敬夫曰吾丈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
 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
 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
 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无不進之理別集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五

後學成德

震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
 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
 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
 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
 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
 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
 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
 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
 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

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齧一作齧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洽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傳易

東萊呂氏曰噬嗑傳聖人觀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顏子未達一間亦間也鑽仰之勤其噬嗑之用乎已丑課程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

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元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正蒙

白雲郭氏曰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噬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噬者不噬噬為始也嗑為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嗑之終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非无嗑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

子於彖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於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於繫辭極其終蓋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嗑為義而不及嗑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於嗑而卦成之後主於嗑矣主於嗑故利用獄嗑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於道德仁義無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蓋本嗑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康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易之為辭其言遠哉然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於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慎之

而不忽也

說易

新安朱氏曰嗑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嗑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嗑嗑緣有

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間則自與天地相近
易說○又曰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已丑課程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

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並易傳○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呂與叔錄

橫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

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
 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爻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二體言也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
 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治獄故也動而明
 雷電合而章則盛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
 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
 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側也一成而不
 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史以獄成告於
 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成告於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
 之意也人君以剛健為德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
 也故所利惟用獄而已

易說

兼山郭氏曰噬嗑自否出者也否乾上而坤下乾剛而
 坤柔初六一變而為六五離柔也九五一變而為初九
 震剛也昔之剛者今則分而下為柔昔之柔者今則分
 而上為剛故曰剛柔分剛在下而動柔在上而明動而
 明初未章也合而後章而六五居上无剛健之材利獄
 除間而已老子曰天地之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間
 之不可不除而利獄以除間者人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
 升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雍曰剛柔之分蓋
 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
 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柔蓋
 具三義自己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
 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義自震離二體而

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於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盡動而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震合而成體為頤中有物之象九四之剛頤中之物噬合也噬而合之剛決而上下亨矣推之人事上下之際有間之者強梗讒邪奸宄弗率噬而合而亨易傳曰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

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合矣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此合兩體言噬嗑與亨之義也夫互體之變難知也聖人於噬嗑彖明言之其所不言者觀象玩辭可以類推固者為之彼將曰艮震頤也責離而求艮離豈艮哉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噬嗑自否來否之時剛柔不分天地閉塞九五之剛分而之初剛下柔也初六之柔分而之五柔上行也剛柔分則上下交矣動而明則否塞通矣以陰陽言之震陽也離陰也雷動電明剛柔相文合一而成章則天地亨矣故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以初五相易合兩體以言噬嗑之才也噬嗑除間之卦不止於用獄言利用獄者專以六五言噬嗑之用坎為律為棘獄象也六五之柔得中而上行下據九四之

坎用獄也所謂上行者以柔道行之於上也五君位唯剛健中正足以當之六五柔中不當位也雖不當位而施之於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中足以用獄乎曰人君者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也古之用獄者史以獄成告於正而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宥之者柔也三宥之然後制刑者剛中也制刑者有司之事不得已而聽而制刑者人君之德德歸於上有司不失其職於下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愛之斯戴之矣故曰人君之用獄无若柔中之為利也皋陶之美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夫殺不辜則民將以虐我者為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天下樂推而

子云

不厭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士師有司也曾子告之如此況人君乎觀皋陶曾子之言則在於寧失也在於哀矜也不在乎明斷審矣自易失其傳參之以申韓之學人君用明斷決獄訟躬行有司之事其弊至於刻薄少恩民心日離思與之偕亡讀易不察之過也故不可不與之辨焉卦氣秋分也故大玄準之以闕易傳

新安朱氏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義本○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問易中言剛柔分者二一是噬嗑一是節此三字何義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何也先生曰偶於

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並語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伊川先生曰象元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傳藍田呂氏曰噬嗑有所決而後合也噬嗑亨合乃亨也利用獄獄必決而後合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皆明斷之義柔得中而上行有怒心存焉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故明罰勅法明則不濫勅則不苛易說

兼山郭氏曰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書之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故知雷電之威无隱而弗及也易之取象噬嗑與豐无以異此噬嗑

者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天之動威其行如此則先王之用刑其有不慎者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此可見矣然則噬嗑與豐施設之序何異也曰猶之天也將先春而後秋乎將先秋而後春乎故折獄致刑蓋有不得已而然矣易說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盡於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於明必先明其罰勅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於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

禁令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勅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誣之至于甸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內克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於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臯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而臯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臯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說易

漢上參氏曰勅當作敕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雷之明也正其法令以警懈惰效雷之動也九四坎為律法也三不正敕法也上三爻不正明罰也先王將明罰必先敕法非謂法其威怒以致刑此卦至爻變始有用刑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電當作電雷義本○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先生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並語錄

○又作盡心堂記曰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為

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為未足又取夫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文集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後一有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

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爻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履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履校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

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於爻以二三四五為人道之著初上雖為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是以在噬嗑為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為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校履之而沒其趾大其校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否下體艮為指在下體之下為趾巽變震為足為草木以草木連足指象沒矣履校滅趾也荀卿曰菲緦履緦臬也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

中刑雜履雜履即傳所謂蓆蒯之履要之中刑之履或菲或臬或蓆或蒯皆草為之疑古者制為菲履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媿恥非无肉刑也慎子謂以履當刑誤矣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大罪者小罪之積否初六不正其行不已故屨校以沒其足使止而不行所懲者小所誡者大乃所以无咎震為行艮止之不行也无咎正也卦以初上為受刑二至五為用刑者用刑貴中也王弼謂初上无位非也六爻非奇則偶豈容无位易傳新安朱氏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屢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說易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

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深

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

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二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動為力

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

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之出

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

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來乃无咎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二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蓋才不足而資

物以為用者也柔順中正裕於矜恤之仁而略於剛斷

之義然而噬膚之易有滅鼻之深蓋乘剛之過也六二

且以為戒況其他乎說易

白雲郭氏曰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也膚
 柔脆之物易噬也夫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其用刑无
 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蓋六二以柔乘
 剛患在不及能勉於用剛焉乃能乘剛故此噬深亦无
 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
 必假膚腊肉見義者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陰為膚柔而近革噬之為易六三是也
 何以知艮陰為膚剥六四曰剥牀以膚坤剥乾成艮也
 六三不當六二噬之中正而動剛乘剛而往所刑者當
 允為口故曰噬膚艮為鼻二動允見艮毀滅鼻也鼻在
 面中滅鼻則當息不息則勢不能久言雖不當而二之
 用刑亦不過中故无咎二動宜有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
 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
 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本義○膚腹腴
 滅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
 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
 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
 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用刑之
 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
 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
 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温和
 之氣象在朝廷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
 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

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易說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

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

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

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

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

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元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六

三一元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

反毒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為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

曰遇毒能以為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頤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為間惟九

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體也六三柔不

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

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吝然噬終必合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

之柔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者噬之猶

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德威終

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

以止於小吝而无大吝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為

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肺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

其噬而疾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鳥獸全體乾之為腊噬之最難者也九四

不正間於上下之際強梗者也艮為黔喙之屬離為雉

日燻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當以柔噬剛刑人而不服必反傷之故遇毒毒坎險也何以知坎為毒師曰以此毒天下謂坎也小吝者六三位不當而柔也然无吝者動則正允見坎毀強梗去矣允口噬也荀爽曰噬腊謂四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吝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吝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吝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

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曰鵲巢一卵而治二病一音而

正彼己其意深矣易說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

一元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

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元九字四剛而

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

噬嗑四最為善○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五為陰柔故喻乾肺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

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貞非艱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羣陰之中當除間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肺之象焉肺肉之有骨者堅而難噬也噬肺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也故曰未光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肺肉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片以柔而四為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

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東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二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審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雍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東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慎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于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為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

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於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為未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附骨之肉謂之肺肺古文作壘橫渠謂五也六五柔中有剛在二剛之中曰燠之乾肺之象肺比腊為易比膚為難九四剛直不撓往則克之得金矢也乾變為金巽為木坎為矯為弓離為兵矯木施金加於弓上矢也金剛矢直噬之則剛直行矣四五易坎毀成頤噬乾肺得金矢也九四不正動而正唯恐其不正不正不足以噬故利艱貞乃吉不然則凶艱貞乃吉者以其道未光道光則安用艱貞哉或曰五君位四噬之可乎曰噬嗑爻辭取上下相噬明用刑難易而已不以君位言之卦五不以君位言者六卦訟也噬嗑也恒也遯也明夷也旅也訟不言君者人君不以聽訟為主故風

美召伯頌言臯陶而已恒不言君者君道不可以柔為恒遯不言君者君不可遯也明夷不言君者失君之則也旅不言君者君不可以旅也春秋天王居于鄭書出諸侯去國書奔噬嗑決獄有司之事非人君之職若以五為君則二大夫三公四侯相噬何哉易不可一端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義小○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

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

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易說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勝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一作忘危也○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除天下

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據天下之利勢
 噬之雖難與噬乾肺則異矣居中而處剛得黃金也噬
 乾肉得黃金雖不當位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茹得
 當也其除間也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聽獄之道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然噬嗑之義有
 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
 彛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尚且曰
 貞厲无咎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
 故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
 優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
 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彛者也故噬乾肉得
 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
 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易於
 乾肺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
 者蓋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
 无刑孔子與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於
 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噬上也上剛而居柔離日燠之乾肉之象
 乾肉比膚為難比肺為易五與上易成兌口故曰噬乾
 肉黃中色離中之坤也上乾變為金故曰得黃金言自
 五噬上噬之亦難噬之而服則於剛為得中矣九居五
 貞也故曰貞五未易上有強不能噬於正為厲於德為

有咎噬上九而當雖厲終无咎也故曰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者於五剛中為當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此聖
 人之深意也夫示之德讓使人安於至足之分則不爭
 不爭則无訟今物至於噬而後合德下衰矣噬之當也
 猶愧乎无訟矧噬之有不當乎末流之禍怨亂並興反
 復相噬且萬物同體而使物至於噬自噬之道也故四
 之剛直上九之剛未免於噬夫子曰必也使无訟乎叔
 向曰三辟之興皆由叔世聖人之意不其深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胓者也黃中色
 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
 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東萊吕氏曰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

本義

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閭者耳閭
 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易說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
 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
 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
 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
 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
 傷一其耳誠聰之不明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頤中有物四之謂也三與五為四所聞皆
 欲噬而合之故四爻皆言噬六二噬六三六三五噬
 九四九四復噬六三六五凡噬遇柔則易膚與乾胓是
 也遇剛則難腊肉乾肉是也二下乘剛噬柔過分至於

滅鼻然噬而求合不失乎中故无咎六三以陰居陽位
 既失當所以遇毒然物之所間不可不噬雖以失當小
 吝不進卒能噬之故无咎九四一卦之體已為之間上
 下二陰噬之雖易理苟不直不能无凶故鈞金束矢必
 得其直利於艱貞然後獲吉不足光也六五以陰處陽
 以柔噬剛雖正而厲也居中得直故得黃金以中噬不
 中雖厲而當故无咎也腊比乾肉禽獸全體有骨堅焉
 其噬也難五以上噬下故易三以下噬上故難
 龜山楊氏曰為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不明
 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
 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捨
 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
 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鼻上

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氏以為滅沒也蓋何
 校何校則刑也屢校極其足也極大而沒趾也何校械
 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噬膚之易而深噬焉自沒其鼻
 用力之過也此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為刑滅鼻為劓
 滅趾為刖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
 註劓刑輕刑也考之呂刑刖辟為重故漢重斬趾同於
 棄市方初九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
 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蓋戒
 之於蚤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
 首者安知終不麗于大辟乎故為重刑也
 漢上朱氏曰四坎為耳上九之三巽為木巽見坎毀何
 校滅耳也上九有耳不明乎善罪大惡積陷於凶而不
 知宜曰耳不聰而曰聰不明何也坎水離火日月之光

火外景也於目為視水內景也於耳為聽視聽之用无非明也氣交則通精併則專曠者專視併耳之用於目也曠者專聽併目之用於耳也上之三離目毀无見善之明又不能專聽是聰復不明何校滅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蚤圖之則无此凶矣

義本

案萊吕氏曰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五

